

美術叢書

四集第五輯二冊



376640

昭和 13.8.2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四

大興翁方綱

蘇氏蘭亭考

褚臨蘭亭支派最繁惟神龍本既詳考於前卷此外如穎上本張金界奴本及領字從山諸本皆各有原委穎上本所以別考於後者穎本最後出而近日鑒賞家頗有推許太過至目爲右軍原蹟者故必待諸本辨析既明而後能專考之張金界奴本今行世者江邨吳氏餘清齋本蕉林梁氏秋碧堂本華亭董氏戲鴻堂本三本摹勒皆不得真戲鴻本今經重刻更加弱矣其原本雖有舊拓然究未見原蹟不能據吳氏梁氏董氏諸刻輒爲作者惟領字從山本其枝葉又多蔓衍必應專卷考之第此領字從山本有與穎上本相

對證者又有與蘇耆家本相混合者愚既以穎本別自爲卷則不得不先將蘇氏本綜論其概而後得以詳言領字從山本耳是以先就所見影摹之蘇氏本考之

米老得自蘇洎家褚臨蘭亭今卞氏藏者就所借油素影本略記於此章本羣字末腳有雙杖然與原本不同細審定之是寫一直後又重落筆似卽米老所書非可盡以摹揚概之

崇字山下無三小點此亦足見非出摹揚
暢敝暢字左上縮短右下疎爽尤見米筆據此則穎本暢左申中直之縮短與此同也穎本卽米所審定也

昔人興感之由若七字圓渾直到內史

殊字翹秀是米法

文改久疎放亦是米筆按蘇氏褚本屢經臨摹者始於米老終於陳緝熙陳緝熙傳揚之本最多以愚所見竟有依神龍作文者亦有作文者今據此卷應是米臨則豈此蘇氏褚臨原本文歟抑出於米老臨寫隨手之變歟然褚

臨原本必非久也

說詳後卷

安氏書畫記云米元章跋贊二百十二字

今按實二百卅六字

小行書甚精爲明成化

時翰林陳緝熙鑑所收裝一僞本於前後多明人題識昔文體承有云褚摹

真蹟陳緝熙已刻石行世陳好鈎摹遂揚數本亂真又分散諸跋爲可惜耳

是知蘇氏原本與此紙并元章跋贊

此所謂此紙者即指天聖丙寅一題及范仲淹王堯臣米黻劉臣濟凡五題也

既經分帙不復有延津之合也原本不知流落何所此紙爲卜少司寇所有

裝於卷後後龔開等跋雖真亦非此卷之原跋按安氏此條甚明白矣蓋卞氏此卷歸於安氏此一卷乃三事也其前蘭亭帖及米元章七言詩爲一事此則米老自臨褚蘭亭而自題詩於後雖其帖前有蘇氏印然亦不能專據矣此則自爲一事也其中間天聖丙寅蘇耆一題及范王米劉四段此五題自爲一事是乃真蘇太簡家蘭亭之原跋也至其後龔開等跋以後又爲一事則又不知某家所藏蘭亭帖之後尾也安氏分析誠允當矣至於元章跋

贊

自右米姓祕玩至銷暑重裝米芾平生真賞凡二百三十六字

小行書則與蘇范王米劉五題之一附本

皆是蘇太簡家所藏卷之原蹟也乃今據安氏所記雖有之而卞氏所裝則已無之惟世所行海寧陳氏渤海藏真帖具有之而金壇王氏鬱岡齋暨近日海寧查氏刻本山左吳氏所藏石本皆具有之則是海寧陳氏渤海藏真

之本得自董文敏不爲無據宜若可信爲蘇太簡家之楮本矣然而有說焉
曰此渤海之刻鬱岡之刻及查氏吳氏諸石刻皆所謂領字從山本耳米老
所得於蘇洎者則從未有也其是領字從山者也況以予考之此所謂領字
從山本者實出於穎井本之後詳具上卷而豈有米老所得於蘇太簡家者乃出
於穎井本之後者哉蓋穎井本卽出米老所鑒定而領字從山之本又不知
何時踵事翻新者何人從而爲之於是又有好事者別摹此天聖五題之蹟
刪去劉巨濟一題止存其四題裝於後而雖以董文敏之精鑒亦莫知其非
也況後賢乎是則知止閣所稱三米本快雪堂所稱洛陽宮本皆卽此一種
也蓋知止快雪未嘗續以天聖丙寅諸題蹟故人未有以米老所得蘇太簡
本強名之者而渤海鬱岡查氏吳氏之石旣連綴天聖丙寅諸題於後遂不

約而皆稱爲蘇太簡家藏褚本矣其實溯所從來初非二也

王弇州云據都元敬書畫記褚臨蘭亭真蹟陳祭酒身後已燬於火矣近日吳氏大觀錄亦載此蹟云帖後有明人李時勉高穀苗衷吳餘慶王英胡濬徐有貞及陳自跋陳跋內引米老懷字折筆語成化丙辰長洲陳鑑書按都元敬旣云原蹟燬於火則吳氏所見此蹟當是後人又重摹原蹟別裝爲卷又不獨陳氏之傳揚改裝矣

米老自說云蘇耆家蘭亭在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跋云才翁東齋書嘗盡覽焉蘇洵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

皆轉側扁而見鋒鬣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于斫筆處賊毫直出其
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揚
賜王公者碾花真玉軸紫錦裝背在蘇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
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有褚體餘皆盡妙
此書下真蹟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按今所傳卞氏本及海寧陳氏所
收董文敏撤去三行之本其中長字懷字鬣字並不如此是卽其最明白可
驗者且米老得蘇氏本詳言畫中筆鋒如此而豈有果是領上加山米老並
不言及者乎且卞氏今所收此卷前之蘭亭雖非必果唐時原蹟而其從來
相傳則以爲是唐摹本也然而此蘭亭則初非領上加山也竟不知董陳相
質之卷何以忽作領字從山亦無一人能說其所以加山之來歷者此其所

以不得不詳加審定也而領字加山本考更有條析之處不能附此是以別
自爲卷詳之

蘇齋蘭亭考卷第四終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五

大興翁方綱

蘭亭領字從山本考

孫退谷自跋所刻知止閣帖蘭亭後云領字從山本世稱三米蘭亭按宋人

跋三米蘭亭是王承規所摹之本不言領字從山也又米老自記云泗州南

山杜氏父爲尙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

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於後

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卽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此段

米老自記最詳亦不言是領字從山也領字從山之語於昔無徵且如果有

所謂領字從山之本旣稱從山則是有山頭之嶺字矣必無加一山字於領

字之上竟成添出者况此領字仍卽褚本領字無毫髮別也

此亦卽沙門懷仁集右軍書法

門領袖句之領字也懷仁集右軍書內自有從山之嶺字而此不同

孫退谷庚子消夏記曰今西川胡菊潭所

收江南宋游丞相藏蘭亭諸本內有御府領字從山本極爲精采余手摹之刻石置硯山齋卽知止閣帖此刻也按宋遊丞相所集蘭亭皆在理宗時而理宗御府之蘭亭藏目皆在輟耕錄亦無所謂領字從山之本或宋末時有此一種蘭亭帖其人不加考核漫謂領字是領袖義非峻嶺義故隨筆添山頭於上耳所以後人稱爲領字從山本乎然愚今詳考此帖實從穎上本出耳今以領字從山諸刻與穎上本對證敍列如左

列坐其次次字惟穎上本左邊下一點破作二小點

渤海藏真本同

鬱岡齋第一本同

知止閣本同

快雪堂洛陽宮本同

海寧查氏本同

山左吳氏本同

此內惟渤海藏真本此下一點作細彎迴折形不似諸本竟分作二點蓋此是因原出之墨迹此一點中間紙有小蝕痕以致誤成二點也所以推渤海本尙可仿佛原本遺意耳然穎本已是二點則其摹失已非一日而夫渤海此處又偶得以印證其原來處者則或卽是從蘇太簡家本來矣蓋明代吳門陳緝熙嘗得見蘇太簡家原本愚是以疑此諸本或用陳緝熙

所轉相摹刻耳

夫人之相與相字目下橫畫惟穎本作一點

渤海藏真同

鬱岡同

知止同

快雪同

查吳並同

當其欣於所遇當字中口惟穎本僅作一鉤筆無下小橫畫

渤海鬱岡知止快雪查吳並同

快然自足行末右邊少僧字惟穎本脫去曾左半

渤海鬱岡知止查吳並同

快雪無僧字

予嘗親見快雪所摹之處絹素墨本此實無僧字蓋此摹本偶遺之耳按褚臨本此處原無僧字神龍本張金界奴本皆無之穎上本所從來之原蹟有僧字蓋此處紙半磨滅而諸本一依之

俛仰之間字人旁惟穎本首撇止露其頂

渤海知止查吳並同

鬱岡本蓋嫌其不成一畫遂添足之殊弱

快雪本以意微連之盡失其勢蓋穎上本所從來之原蹟此處紙有蝕痕鬱岡快雪之改作轉不及渤海知止諸本仍其舊勢也

未嘗不字褚本此中直一筆從內彎迴其勢過重猶如第七行暢字褚本左直頂過拘長也惟頴本下筆輕圓怵此重勢易以輕倩之筆故此中直一筆過於向下縮短一分許猶如第七行暢字頴本慎之又慎於左頂縮短一分許也

渤海鬱岡知止查吳皆更短

快雪此筆益短益拙

以上所舉六處皆其最顯者然猶可曰偶與頴井本相同也豈必果由頴本出乎今更舉其補頴本之闕者

首行在字定武本與褚本頂上一撇未有不出頭者惟領字從山諸本

不具細開

渤海等目 作在撇頂不出頭

癸丑二字無論定武本與褚本此二字未有不緊接比密而形扁者惟領字從山諸本癸丑二字字形長而不相比密

驗頴上本在癸丑三字正是其空闕處

蘭字惟領從山本此字猶矮而扁艸下多一小橫畫

驗頴上本蘭字正在闕處

又見文衡山跋崔淵父藏本蘭字艸頭右直末尾向左垂帶有似橫過之筆乃知此領從山本艸下小橫之所由致蓋此等致誤處皆後來摹寫所爲也其先後踵訛之緒系固亦無由確指其時地而惟頴本石闕數處恰是此領從山本致誤之處則其顯然可指者矣

因字惟領從山本作因與定武及褚本皆迥異

驗穎本因字闕

悲夫夫字惟領從山本末筆不放出與定武及褚本迥異

驗穎本夫字闕

帖尾斯文文字惟領從山本作文與定武及褚本迥異

驗穎本文字闕

此五處七字則其從穎上本出之明證無可他諉者矣就今日行世最著之領從山本偶證於此六本此六本內知止閣本託爲三米快雪堂本託爲洛

陽宮賜高士廉其爲張冠李戴固無足論

知止閣託爲三米本已見前矣快雪堂本則愚嘗得見其原蹟是絹

本裝卷其前唐文皇書及其後董跋皆真惟中間蘭亭絹色轉在後且是領字從山本必無唐時有領字從山本之理何況右軍真蹟且其帖尾有褚公名謂是褚臨而董跋恰亦有褚臨語不知董跋特概論臨之本非指此爲褚臨也且如果是褚臨則豈有領字從山是後人僞本而褚臨之乎且如果其前

唐文皇書是題於此前則豈有唐太宗以褚臨之蹟題爲正本而渤海鬱岡第十九字者乎馮氏不加深考誤信而刻之石故不可以無辨

查氏吳氏四本則帖後皆有蘇耆米芾題記是則皆爲宋蘇太簡家藏本矣然其題字前後所勒諸印則此數本皆各不同以安氏書畫記所載卞令之

所收褚臨真蹟卷後諸題諸印對之又公有不同安氏記云米元章以王維

雪景李主翎毛徐熙梨花易得蘇洎家蘭亭一本有元章跋贊及范王諸公

題記者此紙是也其元章跋贊二百十二字今按實二百廿六字小行書甚精爲明成

化時翰林陳緝熙所收裝一僞本於前後多明人題識是卷余亦見之昔文

休承有序云褚摹真蹟陳緝熙已刻石行世陳好鈎摹遂揚數本亂真又分

散諸跋爲可惜耳是知蘇氏原本與此紙并元章跋贊既經分帙不復有延

津之合也原本不知流落何所矣據王弼州引都南濠云據此則領字從山

諸本皆有蘇耆

蘇耆題即天聖丙寅重裝一行

米元章諸題跋而又印記不同者或即是所

謂陳緝熙揚數本亂真又分散諸跋者歟其領上加山不知出於何時何人

之手而今既確審其出於穎井本後則凡此數字

在癸丑關因夫久

異於原帖者皆

無庸復辨矣

領字從山本海寧陳氏得文敏者文敏抽去盛至盛之三行是以陳氏刻入

渤海藏真帖竟闕此三行

愚每思陳與董家世交之誼即使董不能贖而陳氏刻石時豈不能向董家借此三行上石以成完

一蹟此憾事實

至海寧查氏以劉孟倬所得此蹟重勒於石遂取鬱岡齋所刻領字

從山本盛至盛之三行以補之

查刻有聲山跋云所闕三行尤天錫自真定來以梁蕪林所刻楮本補之按此聲山初聞

尤天錫欲以秋碧盛至盛三行更以此帖也蓋秋碧所刻乃是張金界奴本與此不同故尤天錫知其不同乃更以鬱岡齋之盛至盛三行補之而查聲山

未加精密以爲查氏此石盛至盛三行所補入必梁蕪林刻也遂以之作跋後人不察必以爲查氏此石盛至盛三行所補入必梁蕪林刻也遂以之作跋後人

核定

按董文敏以此帖質錢於陳氏雖未知在何年然金壇王氏鬱岡齋帖刻於萬歷三十九年則非從董撤三行後之陳氏本勒石明矣孫退谷知止閣所刻得西川胡菊潭者云是南宋時游景仁所集本內之一雖其果否宋時物未可知然亦必非董撤三行後之陳本明矣究竟此領字從山本目爲褚臨蘇藏之蹟者退谷所稱有景仁及克字印者亦未能卽執此以爲宋蹟也而卽使出自後人所別揚亦必其絹幅精治至王損齋董文敏皆以爲舊蹟而寶藏之則米老得於蘇氏之原卷旣不可見卽惟此渤海藏真本鬱岡齋本知止閣本尙略得其遺意矣至其董文敏抽去之三行今又不可得見則又尙賴鬱岡知止快雪二本以稍見其概矣而此三行內如一詠一字橫末平住處近似分隸之意當以鬱岡爲正也觀字左邊長撇鬱岡直從中點

垂下則鬱岡之失當以知止快雪爲正也仰末小直伸長則快雪之失當以

鬱岡知止爲正也

此段可爲董文敏所撤去三行之考矣餘更於下條詳之三

所謂褚臨領字從山本者昔於海寧查氏得其重刻石本是尤天錫借鬱岡齋本以補足其撤去三行者後有查聲山陳香泉跋知是吾里劉孟倬方伯所購聲山爲之倩尤天錫入石者也叩諸孟倬後人云此卷原蹟歸查氏矣時查映山在都門名其所藏帖亦每屬予題跋而未嘗知其藏此卷也後數年映山旣逝山陰董小池館於映山嗣君小山比部家偶舉以訪諸小池則實在其篋且云所撤去之三行亦爲映山所覓得並藏於篋因託小池借看一日小池同伊墨卿持一匣來匣蓋鐫褚蘭亭真迹卷賜硯齋珍藏及展閱則非此撤去三行之矮卷乃高江邨消夏錄所載王文惠本也據小池墨卿

並云映山臨終時付受井然的是二卷不知其矮卷何人易去矣予因深憾

其既覓得所撤去之三行何不勒石以補渤海之溯并可訂正尤天錫所重

刻豈非大快事乎

此蹟經渤海藏真帖所刻又經查聲山屬尤天錫再刻至約渤海原刻筆勢謹細而尤天錫重刻多見迴折鋒勢至

如崇字山下右中間轉出所刻骨微可辨而尤刻竟無之視今視字旁尤海刻下直從半中間轉出所刻骨微可辨而尤刻竟無之視今視字旁尤

刻作乙以上橫帶下斜撤則下直從後另補矣其撤去之三行內暢字左直之頂渤海本凝重而非截短也尤本體岡本皆有類於傲作之迹觀字左中

中間大長撇之頂尤本湊入上三點之內則是用張金界奴本矣體岡本實亦如此此則三行內之必須攷訂者也之盛之字末筆體岡作一彎尤作二

彎 爲悵惘者久之既而借留所匣之王惠文本旬日置几上諦翫之其前楮

臨黃絹本崇山二字旁亦依渤海石本有一墨直更較渤海本之直長下一

分許已及茂字之頂崇字山下無小點次字左旁竟作三點不及渤海本中

有細彎一線之勢因痛向之皆略同定武與渤海異末文視渤海肥闊羣頂

平圓而末無雙叉最可異者弦字右半中間向內倒捲作反紐從來所未見也癸丑二字尙相比近蘭字長皆與渤海不同此黃絹帖後卽米跋其後莫雲卿王弇州周公瑕文休承諸跋皆真蹟卷外紙籤亦出休承手蹟其黃絹帖內自然子三字紅文長印絹邊貞元二字印皆與高江邨所記相合前後王鴻緒儼齋諸印亦皆真確米跋極艸艸而按其用筆一一皆可尋原的出手非鈎摹所能到且米跋紙是一色明人諸跋紙又一色其爲卽高江村所記之舊物無可疑者惟褚臨絹本不知出何人僞作而弇州儼齋所藏皆卽此物無怪孫月峯云作僞者眩離婁也其僞作最明驗者米跋云黃絹幅至欣字合縫而證摹刻僧字果是徐僧權合縫書也此二句言所見褚臨之絹本至欣字一行恰是絹幅合縫處蓋謂褚臨絹幅一依右軍繭紙原幅故以

此知褚臨原蹟必亦是至欣字一行是共絹幅合縫處也所以石刻本僧字恰在此欣字一行後之合縫處也據此米跋則褚臨黃絹本必亦至此欣字一行絹幅截然作前一幅而此下一行乃另起絹幅方是褚臨真黃絹本與米跋乃合耳今此卷前之所謂褚臨者雖亦極舊爲黃絹而此處實無二絹接續合縫之跡則其僞作無疑又不待細論其事法矣從來舊人著錄成帙者若高江村卞令之皆不過撮記其概云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不具錄豈知如此詳審辨驗乎前帖之僞旣不足置論而此米跋未有專摹入石是宜亟表出之耳

右軍繭紙不可見於褚臨尋其縱褚臨真本又不可辨於米跋尋其蹤而米跋凡數見焉其一條云泗州南山杜氏收唐刻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

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於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卽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此條最爲可據然云有鋒勢筆活則未必是定武本當是褚本矣而卻亦未明言是褚本也又一條云褚本有勾填極肖者亦有隨意自運者此條則確指褚臨矣而卻未明言是某家所藏本也然此條雖未知其某家藏本而此二語極中肯綮以愚意度之蓋卽指所行神龍本也愚嘗辨神龍本不足信蓋謂神龍印及貞觀開元諸印不足信非謂褚臨不足信也褚臨本在世間者曰神龍本曰張金界奴本曰穎上本曰領字從山本領從山之本尤爲支蔓若以米跋此二語核之則所謂鈎填極肖者如羣字末筆崇字山下小點帶字上四直惟神龍本皆合而米老所謂長字甞字懷字之鋒勢則雖今所

行神龍本已漸失真而愚於北宋刻劉無言所勒秘閣本尙可辨懷字之折鋒則以勾填之肖兼自運之活惟神龍本足仿佛之矣除此二條跋語外其確指某本之跋則有二焉一則蘇耆家本一則王文惠本也蘇耆家本則米老之跋贊膾炙人口以有鬱岡王氏海寧陳氏諸石刻傳之也其跋曰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澈之流撫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摹亂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與真無異而小米跋云右蘭亭序唐朝命馮承素諸葛正之流於真蹟上雙鈎者卽此一跋米老以爲真褚筆而小米以爲馮諸葛之流已不能無歧矣米氏書史亦載此跋以爲褚體則米老之意援馮承素輩所撫卽此真本耳非指此爲馮手摹也且卽小米跋謂馮

諸葛之流之流二字亦非專指馮也而南宋岳倦翁寶真齋法書贊載此本則專目爲馮摹其帖末云貞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臣承素奉敕摹又小米跋云右唐馮承素摹蘭亭敍臣米友仁鑒定恭跋卻米老之跋岳倦翁跋云蘇耆題以爲褚遂良米辨其非定爲承素輩今所見米跋實未嘗辨其非褚而定爲馮也若在明代陳緝熙王損齋董思白諸人所據或有未足深信者而南宋時相臺岳氏所援米跋豈有歧誤乎今日蘇耆家藏此卷旣無由詳究矣而有米老之跋贊二百三十六字烜赫人間藝林皆盛推褚臨而今合前後可見之文驗之其蘇耆家本果的出於褚公所臨肖未敢質言耳獨有此王文惠本則米跋云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其云雖臨王書全是褚法則亦卽隳括前一條勾填自運

二語之義以愚見度之米此跋所指之褚本豈但非領字從山本抑亦並非張金界奴本穎上本所可擬詳其詞意恐卽是所傳神龍本而非今世所行有神龍貞觀開元諸印者耳米老此跋則誠是褚臨蘭亭敍之跋也又按此跋於世所行著錄之書載此者三焉一則張丑米庵清河書畫舫二則高澹人江邨消夏錄三則卞令之式古堂書畫彙考詳此三書所載清河書畫舫於跋款下真蹟二字而所錄卻多訛字卞令之所載款下有楚國米芾印恐亦後人所加惟高江邨消夏錄所載止言小行書十八行不言有米印其所載前後諸印亦皆符合是高江邨實親見此卷而筆錄之特未嘗入石耳若此卷置其前帖弗論而專取此米跋勒石以傳則褚臨真本雖不可見而其品此本之真券猶存當較蘇者家本之米跋更爲足重豈不爲藝林增此墨

緣耶至若蘇家本所謂董撤三行者他日倘得見之當備附於後要之領字
從山本原無足置辨也褚本既亡不得不借米跋以追其蹤豈其舍本而逐
末乎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五終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六

大興翁方綱

蘭亭訂穎考

穎上蘭亭明嘉靖八年始出土近時徐壇長目爲右軍真蹟上石者失之不考耳因論次其概而摹楮之本亦略以類附著焉

二行稷禾中一撇一點穎本作一撇單直按此間定武本楮本皆作一撇一

點惟米臨蘇太簡家本作一撇帶迴之勢

此惟下氏所據收太蘇本其前蘭亭帖出於米臨者乃是如此

若渤海鬱岡諸刻所稱太簡本亦並不如此

而此穎本則無其迴帶之勢專有此單直之一撇

又似隸書橫掠之筆不古不今在稷帖中可云異乎所聞已

三行羣此字頂上起筆最得楮本清勁之意至於末腳不用原本雙杪而垂

下過長較前稷字禾中撇之怪異更有甚焉

四行崇山下三點僅微存右點之意而山頭中直末蹙起之勢右直微斜之勢皆失之

五行帶末直微斜此沿後來摹褚本者之勢而更加削弱也至於上四直則右外一直轉長於中間左直訛舛極矣其左二直齊平亦非

五行左長撇出鋒定武本褚本皆同惟穎本此撇秃住張金界奴本與穎同引右直定武本褚本皆不垂尖惟穎本垂尖

六行次末筆一點穎本作小捺非也此左下一點破作二海點據渤海藏真本細作彎絲之勢是此點原蹟有紙蝕處非破作二點也蓋渤海藏真所從出之墨本雖非褚臨原蹟而尙不失其遺意至穎本則竟作二點矣而

今雖就穎本所闕處正是領字從山本致誤之處知是領字從山本出於穎本而渤海本實有此優於穎本之處愈見穎本之不足信矣不獨羣字末直稷禾中筆之可駭也

七行暢神龍本申旁直頂內上曲高出田字之上三分穎本乃縮短之僅高出田字半分此出於摹者疑其太長過於謹畏以致摹失至此卽此一處是穎本在神龍本後之確證也

八行和口下捲入之勢穎本最輕然神龍原本雖口內捲入複疊一畫而口形尙未至如神龍翻本之過厚是以其中下二畫尙未十分著重也翻本則太著迹耳若張金界奴本與穎本同所自出而此捲勢視穎又過濃厚穎之極輕絕去流弊在諸本最爲得中而褚本原捲之勢邈不可問矣

暢此和暢暢字右上且之間彎迴似複實非二橫也穎本此間似是二橫矣然穎上真本及穎上學官本皆於此旁之右外帶有迴彎帶之半筆卻亦不與此內橫畫相通連也以知止閣驗之始知其右外半彎卽是中間二橫之外繞者而鬱岡本又僅見外繞而不見其內橫至穎上重刻本則無其外繞之半彎而僅存其內二橫於是竟成且字矣然穎上真本亦本不分明此摹勒之失也

十一行相目下是橫非點惟後翻之神龍本或有目一橫過於著重有似於點者以致穎本竟作一點則是從後翻神龍本致誤者耳此亦穎本在神龍本後之一確證

十二行取褚原本與定武同惟穎本與知止閣本耳內作三點張金界奴本

此耳內下一點極重此或卽三點之所由致歟張金界奴本亦褚本也而渤海本卻亦是二點惟鬱岡此內第二點稍見過垂之勢或亦卽其所由致誤歟要以褚臨本與定武本無異則穎本是後來重翻支流之一耳十二行抱末一挑筆穎本太過滑下

十四行踰中三點神龍本其中一點直立不與末通連也而穎本於中一點之間將下直穿出其上

十五行快字旁注一小快字此非褚本所舊也驗此小快字雖是隨手添注於旁無意求工而神致渾淪其穎上重刻本則相去天淵矣卽此一小快字愚直定爲米老之手書也米老記蘇大簡家藏諸本內云一絹本蔣長源處此語正與帖尾唐臨絹本及永仲印相合驗此小快字出於米書則

此穎本蓋曾經米老所鑿定而非米所自摹之帖耳

十八行俛人旁穎本僅微露上頂一黍之形蓋穎本是一摹褚之墨迹上石者此間紙墨殘蝕是以有闕失耳凡穎本殘闕處皆此故也

二十行盡神龍原本中間左右各一點與定武同至後來翻刻之神龍本則左點帶過時於緊靠中直間以一橫斜之點帶過以接右點遂成三點矣恐是神龍原本中直將及皿之上而微向左挑起以致摹者別增此點也穎本則竟是三點左二右一卽此三點亦是出於神龍本後之一證矣

二十一行興界奴本凡五直與定武同神龍本少中間第三直然其原本是因第二直順筆帶起第三直是以尙寓圓轉之機四明范氏石本及今所行翻刻神龍本皆以第三直另起誤矣穎本第二直之右有隨帶之勢太

過猛上反有類於五直者是穎之岐出耳

二十二行未嘗不字神龍本有倒捲之勢惟穎本及秋碧本無之然秋碧與餘清同用張金界奴本餘清有此捲勢秋碧則尤天賜用己意以酌減之也由此推之則穎本是摹此褚本者亦避其捲勢太重用己意以酌減之也減此捲勢而加以輕逸是穎本在神龍本後之一證

二十三行死末挑筆之後半神龍原本似於其彎上處有內蝕一線之痕其穎翻之神龍本則此彎作雙層夾出之筆矣穎本與神龍原本相近而不似後翻神龍作雙層之過甚此亦穎本出於神龍本之一證也定武本固無此卽褚本中張金界奴本及領字山從諸本亦皆無此

二十四行今字起頂作微彎勢惟穎本與鬱岡知止快雪所同而神龍及領

從山諸本卻又不然此摹手之取姿也

據米老所記此本出自蘇太簡家則非米所自臨亦非米所上石而其間闕

失諸處

在癸丑稽陰山之闕亭修長此林修竹又有清流激之類之因向之痛夫文凡闕二十九字

米所未言不知米見

於蘇氏時已闕歟抑後來上石時所闕歟今驗中間類之二字穎石所不闕
然而此二字形太醜劣宋牧仲筠廊偶筆云始揚字甚完好次揚類字已殘
缺補之者可憎據此則之字末腳雖劣而類之二字皆非石所原闕也至此
石本固不知勒於何時而其鈎摹與鐫勒者下手清圓輕約而又無拘謹之
傷實良工所開也惜其時上石者不具記其摹勒歲月又無跋語識其顛末

耳

董文敏容臺集云穎上本筆法頗似米當是米摹入石此蓋揣度之詞耳

蘇米齋蘭亭考第六卷終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七

大興翁方綱

趙文敏蘭亭十三跋考

世所稱蘭亭趙十三跋者大率皆據涿鹿馮氏快雪堂刻本言之內河聲如
吼一跋快雪本何以脫去解曰二字而馮氏此刻又未明言趙跋墨迹是
跋於某家藏本後是以考證家偶或有疑之者今以上海潘氏本驗之潘本
稱子昂十六跋則增多二跋又延祐三年在京師爲吳靜心子景良所作一
跋而刪節昔人得古刻一跋凡爲跋十六也是以孫雪居松江碑目云子昂
十六跋而上海志稱潘允端摹刻趙十八跋卽此本也上海志未細考目爲
十八耳又湖州有石本亦十三跋內少北行丙舍二跋而分頃聞吳中以下

五行別爲一跋又於前增出一跋云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按趙之十三跋皆在至大三年

在至元己丑
之後二十年

是年庚戌子昂年五十七除翰林侍讀學

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其年九月五日登舟北上至十月七日正得三十二日北行丙舍二跋是十月七日所書其前右軍人品甚高一跋是十月三日書故其臨蘭亭帖尾云同日臨此同日者同前跋之日卽十月三日所臨也今快雪帖裝裱者誤以所臨蘭亭在前而置諸跋於後則同日臨此四字不可解矣試觀其鐫字者劉雨若各一行在丙舍之末則知此爲第十三跋明矣而湖州本乃於其前增三衢舟中一跋不知三衢舟中一跋在至元己丑鮮于伯幾之跋非子昂也其跋曰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

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
鎮正月望日此是伯幾題於長安薛氏所拓五字損本者卷內有樞字印可
證也而今湖州刻本改云此舊所刻者又以時過安仁鎮句移入子昂跋內
不知己丑是至元二十六年在至大庚戌之前二十年子昂擢兵部郎中與夫偕至京師

故其明年寄鮮于伯幾詩云我生少寡諧一見夙昔親誤落塵網中四度京
華春則是至元己丑伯幾在三衢而子昂不在三衢明矣此是吳傅朋所藏
五字損本卷內有傅朋自跋并鮮于伯幾跋復有趙十一跋并臨蘭亭後又
二跋此所謂十三跋真本也此卷載於安氏書畫記記後又有柯敬仲跋又
董文敏跋云蘭亭十三跋趙文敏題定武本兼臨稷帖世當無第二本卽子
昂重書跋語當不若臨書巨細肥瘦了無異者余所見乃有三本其一上海

潘方伯所藏新都汪太學以三百千購之相傳爲真物及觀此卷乃知其爲
葉公之龍也諸跋出入鍾元常出筆圓勁用墨沈著雖學稷帖不規規摹仿
形似一洗習氣證無上果口門恨窄宣說不盡者無待後人駢拇枝指矣此
乃董文敏定爲趙十三跋之真本王弇州法書苑所錄趙跋亦卽是此本不
得因快雪刻石鉤勒時偶脫失解日二字而議之也至於上海潘氏石本孫
月峯已不信之而近日李光映觀妙齋全石考所載凡十五跋與快雪本上
海湖州本又互有不同仍誤以鮮于跋爲趙跋可見世所傳趙跋者真贋雜
錯非復一本矣所憾涿鹿馮氏上石時未能詳跋考系於後且何以不刻薛
拓五字損本於前而僅刻趙臨本使後人不知此帖原委是則季時不知考
訂之過耳實則趙十三跋以快雪堂本爲正也馮氏快雪帖刻趙臨蘭亭而

不刻其前右軍五字損本原帖深爲失當故不得不附著於此此是宋吳傅朋鮮于伯幾所跋舊本卷也帖後紙吳傅朋小楷自跋云右定武舊刻長安薛氏所藏余政和丁酉歲梓邵年移南陽薛氏子咳以此贈行建炎己酉承乏鄉部遭里中之變已失復得錢唐吳說傅朋題此跋亦載俞壽翁蘭亭續考蓋在宋時已是著名之卷矣吳傅朋於重和元年戊戌得此卷於長安薛氏又重得之於建炎三年己酉此後百八十一年爲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趙子昂得於獨孤長老則此前不知流轉自誰氏而歸獨孤也趙跋之前有朱敦儒錢選二題鮮于伯幾一跋趙跋之後有柯敬仲跋云右定武稷帖字字飛舞具龍鳳之勢與造化同功不容贊美蓋右軍爲書法之至稷帖又右軍之至者真蹟旣入昭陵惟定武克傳其神惜寶藏於人間者不多僕平生

所見不啻數十百本真者二本耳李叔固丞相家所藏趙子固本也予家所
藏得之喬仲山氏今觀曹世長所藏乃故翰林承旨趙公故物也公家藏亦
數本惟此爲之公寶愛終世未嘗去手公歿後世長以厚資購得之此所謂
三本也若夫辨驗之法世多有其書故不論特識三本之真與流傳之緒耳
至元二年後丙子歲十月二十六日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書於
雲容閣又跋云與高人勝士游雖日瞻其容儀聽其論議不聽其厭怠也觀
定武稷帖亦然竊嘗論之藝進乎神者蓋必以我之至精而造彼之絕域然
後能與天地相終窮聖人之於道亦如是而已後世不求其本而欲以章句
文字之末者求知於人恕乎其難矣學書者能知其本而求之則庶幾進於
藝矣至元四年十有二月望柯九思重題又至正間永嘉李孝先觀京口張

經觀徐霖拜觀劉重慶識江左毛敷燕譚祐孫楹晉陽周皋同觀廖守義拜
觀又跋正德己卯冬季十日守初記後卽董跋前有徐霖篆定武蘭亭四大
字此卷聞在揚州人家索價千金前歲譚察組綬以百八金購得之不肯出

以示人旣而聞此卷燬於火矣金匱錢泳數年前嘗於揚州借此卷手自鈎
摹上石以拓本見惠吳柯二跋皆絕妙帖前後悅生葫蘆印長字印曹永世
長印柯九思印梁清標印皆真惟帖內羣抱趣迹亦感由諸字皆不甚合心
竊疑之今其燼殘字歸於照齋司農裝冊來屬題留予齋半月之久得細翫

之其前帖僅賸殘三小片和年歲會稽陰之蘭蘭字羣賢畢至少長長字已燒而下

上牛猶存內二小橫
實非相連乃泐勢也山領茂林修帶左右帶右損此五小半行爲第一片或

上此或左
已燒因寄所趣舍萬殊靜踪所遇暫得於老之將至及其事遷感慨係俛

仰之間以

左以字燒

不以此八小半行爲第二片時人錄異所以興懷其者亦將

有感此三小半行爲第三片第三片帖尾亦將有感於斯文之後尙存原拓
黑紙小半行上有世外元賞四字紅文方印此後接隔水綾上有悅生葫蘆
印蕉林秘玩印其墨拓不甚濃而泐蝕已甚實是薛氏所拓五字損本真帖
但較之趙子固落水本則勿論今經燒昏數處卽其明白可見之字亦已蝕
類禿穎所以趙跋有退筆書之語其實非退筆書也乃是拓在後之所致追
蠡之餘難以問夏金之舊耳以此揆之則如游相所藏諸翻本實皆翻宋拓
中有有歧誤者則南渡後所謂士大夫家刻一石其所祖原拓旣非處處分
明而鑄工又不肯虛心闕以待質是以後來摹本日訛而莫之能考也此後
吳說朱敦儒錢選鮮于樞四跋皆燒去其半趙跋及臨蘭亭又二跋後柯九

思二跋亦皆燒殘不完矣諦審此殘拓實是定武原石其趙臨與近日錢摹重刻抱內不開口亦大矣亦下作三點皆由原拓不分明難以追尋耳惟長字二小橫間有似相連之白痕則曩見落水本初無之實是後拓致有泐損之痕非筆畫所有而米元章所謂長字中二橫相近者又非此之謂矣然無論定武本及褚臨本此二橫必無相近之理以此推之則米所云蹇字賊毫之說恐亦未可執爲定據附記於此

今此趙十三跋卷旣已燒殘矣然未燒之前其前徐霖篆與李廖諸題及董文敏跋已爲人剪去矣若當其在涿鹿馮氏時全卷完好馮氏何不全刻石以傳藝林乎雖其原拓泐昏處多難取影然果使馮氏全刻此前帖自必有近人摹勒所不能到處去得不以此爲馮氏致憾耳

按俞壽翁蘭亭續考載吳傅朋本吳跋後卽紹興甲子朱敦儒題此後尙有
戊申九月沈虞卿題一跋又虞卿再題一跋紹興辛亥范成大一跋紹定癸
巳李心傳一跋以上六跋皆藏欣遇之孫沈伯愚寺亟家卽以此六跋其最
後之一跋在宋理宗紹定六年癸巳至趙文敏得於獨孤僧在元武宗至大
三年庚戌相隔七十六年豈沈虞卿二跋并范石湖李秀巖跋皆已爲人割
去耶以沈范諸跋所評詳之必非後拓之五字已損者而趙跋以爲退筆書
則是後拓禿鋒之本今其卷前帖雖已燒殘而以燼餘存字驗之確是後拓
鋒穎昏翳有類於退筆禿毫者卽以羣字下半尙見直末竟不辨其雙杖有
似於厚畫之一筆卽此一字其非北宋舊拓可見矣則是獨孤僧贈趙時不
特沈范李諸跋不存卽其前拓本亦非吳傅朋得自趙氏之舊也竟是宋元

間有人抽換薛氏原拓本以沈范李諸跋媵之而去而趙文敏所得是後來有以五字既損之拓本裝吳朱二跋於後而趙未之詳者也所以他日延祐丁巳趙文敏跋譚崇文本言平生所見真者三本而不言及獨孤本者蓋亦自覺其非彼三本之匹亞耳然究是定武之五字真本故柯敬仲跋云趙公平生未嘗去手此特爾日曹世長購於趙氏相傳珍切之語而未嘗通徹詳核者耳

上海潘氏蘭亭刻本考

孫雪居松江碑目云蘭亭有子昂十六跋後有張伯雨題上海潘雲龍鈎入石又孫月峯書畫跋跋云嘗問莫廷韓蘭亭孰佳曰潘冲庵方伯者佳其帖近重摹出五字損然細翫乃類木本又既稱吳靜心所藏顧又竄入獨孤帖

中跋則損本摹揚於元時又增出一新意矣今驗吳靜心本後載趙諸跋內昔人得古刻數行一跋刪去其後半北禪云云未全載入故止云九跋也據此月峯雪居所稱潘氏重刻本卽今所傳吳靜心本爲上海潘氏重勒入石者無疑也而月峯云旣稱吳靜心藏則是月峯固疑其非真靜心本也又董文敏跋快雪堂所藏五字損本云蘭亭趙十三跋巨細肥瘦了無異者余所見乃有三本其一爲上海潘方伯所藏新都汪太學以三百千購之相傳爲真物及觀此卷乃知其爲葉公之龍也據董文敏此跋則上海潘氏所藏子昂跋五字損本後又售於新都汪氏者是今日所傳吳靜心本重刻者之祖本也而其本已有僞裝趙書十六跋於後則是潘氏重勒石所自出祖本並非子昂所見之吳靜心本又可知也安岐書畫記云世傳趙文敏有題吳靜

心禊帖十七跋者今竟無聞相傳又有趙十三跋武本吳門顧維岳曾見之云是俞紫芝所臨今見涿鹿本知其語誠然安氏此條謂其語誠然者乃謂見此快雪所藏趙跋之定武本乃知彼出臨寫耳非必果謂其的出俞紫芝也今驗潘刻所謂吳靜心本者帖後有俞龢印紫芝生印然則顧維岳所見者或卽潘氏售於新都汪氏之本歟安岐蓋亦未目覩之特舉此以形涿鹿本之爲真耳而云靜心本今竟無聞此安氏慎言之也吳靜心本今尙存與否吾不得而知其俞紫芝臨本吾今亦莫能攷而潘氏售於新都汪氏之本董文敏謂時人相傳以爲真者實非吳靜心所藏本其治平端平二題則又不知何處一古本之尾裝於此卷之後耳蓋此潘氏所藏者卽今僞絳帖之後一本特其最在前之精拓而已又按上海縣志載趙十八跋蘭亭潘允端

摹宋搨本此當卽孫月峯所稱潘方伯重摹者其沿稱十八跋者未加細攷也帖後有潘雲龍跋云此卷伯父得於鄒魯之鄉潘雲龍父允端官四川布政使此月峯所稱方伯也其兄允哲官山東副使此潘跋所稱伯父也月峯香光皆稱潘方伯藏者蓋此帖允哲官山東時所得允哲卒後歸於其弟允端故稱潘方伯藏也月峯成進士在萬歷初雲龍授中書舍人亦在神宗時是此帖重勒上石出雲龍手在萬歷年間故月峯香光及上海志皆以屬之潘方伯者以雲龍父爲主也月峯蓋不信此卷之爲定武原刻而曰細翫乃類木板此語若指潘氏重刻本則其時其地相去甚近何難驗其爲石爲木乎此所謂細翫類木板者實指潘氏所得原本言之矣今以月峯類木板之言合諸上海志宋搨之語又合諸董文敏葉公龍之說以今所見吳靜心本

詳其筆勢則今日所傳僞絳帖內第二本之蘭亭帖是宋刻無疑其爲潘氏所藏之原本亦無可疑矣孫月峯董香光皆已不知其所自來而上海志稱宋揚則其爲宋時翻刻之定武本無可疑也

弇州續藁云汪象先所藏二王小楷帖最爲精絕所謂秘閣續帖本也第卷首蘭亭是定武損本想從龍以前合而成冊耳按宋時秘刻續帖惟元祐五年所刻秘閣續帖內有蘭亭然亦非定武本矣弇州此所稱匙定損本是卽此本無疑此又在上海潘氏所藏之前也

愚嘗憾秀水朱氏撰經義考於前人序跋不載歲月使後人不得所考據今諦審諸家所刻法帖亦憾其不知於帖尾具詳歲月也蓋所祖之蹟有原本摹勒時代年月而重摹入石者又必詳其所得之時地及鈎摹之年月則寶

傳占蹟者既無自欺之弊而留俟參考者又得核實之憑願同志者共存此

意爾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七終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八

大興翁方綱

唐沙門懷仁集聖教序內用蘭亭字

十有七年年字

褚本

在智猶迷等句在字

褚本

春宮春字

定武

同會於海會字

褚本

導羣生於十地拯羣有之塗炭二句羣字

褚本

按羣字末筆雙杓定武與褚本同而此所集平頂方折則是用褚本也

咸亨三年咸字

定武

佛道崇虛崇字

褚本

按此崇字山下三小點定武本極分明惟褚左二點不可見僅露其右一點而懷仁所集正與之同山字中間一小直畫微穿下勢亦然此真褚本之確驗也類上本惟舊拓者右點尙可見而餘清秋碧諸本刻茫乎不可識矣不解吳江邨梁蕉林諸家上石時竟不思山下六上無端空至分許之餘地何故耶蓋褚臨原蹟此處或因紙敝墨渝或因集摹後日久磨損

卽以懷仁所集垂拱而治治輒以二治字水旁上點又心經行深字水旁中點雖宋拓最先之本亦已損失可以相證也

致失其左

二小點是以褚本入石時竟竟與懷仁集刻相同宋初精拓亦以如此卽此一字具存古本之真而近日懷仁聖教石泐拓昏此等處失於深考久

矣詳具於前卷內

法門之領袖領字

褚本

按懷仁所集高嶺翠嶺嶺字下半亦卽此也至如後人所謂領字從山之
本乃於領上別加山字豈不知懷仁集記內有此領字乎信作僞者疎於
考也

詞茂道曠茂字

褚本

雙林珠林林字

定武
本皆通

晉右將軍右字

褚本

引慈雲引字

褚本

無智無字

雖無
褚本

乘幽義幽幽字

褚本

神情凝情情字

褚本暢
敘幽情

是以是字

定武褚
本皆通

窺天迷天等句天字

定武

朗潤朗愛水朗字

褚本

松風滄風風字

定武

清華神清清字

定武褚
本皆通

按貞觀十九年貞觀廿二年及觀攬觀自在觀字皆可以考證褚本而貞觀十九年觀字左方長撇上穿三點中央而下則神龍穎井皆不如此至近日餘清秋碧海寧查氏諸刻則直以此撇上穿二點之中央而三點減爲二點更無所據矣

宇宙西字字字

定武褚本皆通

拯含類於三途類字

褚本

善不足稱足字

褚本足以極視聽之娛

按此足字定武與褚本大局相同而定武圓斂褚本峭折此懷仁所集是褚本也中間左點出力頓折而穎井本遂成三點之勢此則穎本誤耳

極空有極字

褚本

夫以卉木要知夫顯揚聖教夫字

定武褚本通夫人之相與

按此夫字末捺放筆而不甚放尖神龍所摹放尖者非也

真教難仰仰字

褚本俯仰一世

夙懷聰令懷字

定武褚本皆同取諸懷抱

或者哉或字

褚本或因寄所託

惟人所託託字

定武

形潛莫覩神測未形形字

定武褚本皆通

旨趣趣字

褚本

按趣字定武褚本大局相似然中間耳內第二小畫褚本特加重頓迴折

惟懷仁所集是褚本也至如近日餘清秋碧諸本亦尙皆如此而穎井本乃獨不然則穎本之不古明此矣與前足字條皆足以補前卷訂穎考也

萬里萬國萬字

褚本

按懷仁所集此萬字艸頭先左邊小橫次卽以左小直帶起右小橫然後作右直是褚本萬殊字如此推之穎井本張金界奴本亦皆然穎本之重

刻及界奴本之餘清戲鴻刻則失之耳此條亦與崇羣遷字並可作穎本
確證者也

朱靜藏靜字

定武本

色不異空不字

褚本靜
躁不同

然字

定武褚
本皆通

晉右將軍將字

定武不知
老之將至

隨機化物隨字

褚本情
隨事遷

遷儀越世遷字

褚本

按西蜀青城山明皇手敕遷字實同此褚本筆勢上稽之唐文皇晉祠銘
以及高麗國集唐太宗書碑遷字亦皆與褚本合蓋西下因其左邊一直

筆略空分許故其間長橫外出即可抵中間減去之一橫畫也竟是禊帖

原如此者

民仰仰字

褚本
仰之
間

早悟三空之心之字

褚本
仰之
間

按蘭亭序內之字古稱變勢最多卽以懷仁所集摹傳既久亦未可遽爲

一一確指矣茲將略舉其概

是以窺天竊以法性以字

定武
褚本
通
以爲
陳迹

深爲鄙拙爲字

褚本
以
陳迹

匿迹迹字

褚本
以
陳迹

按迹字未筆雙杪痕必原本如此今褚本石刻已不可見矣又遂間失地

間字亦卽俛仰之間字其首一筆掠下犬是褚本之證而其右直雙杓之痕則今蘭亭摹刻亦皆不可見也

大教之興興字

定武本皆通不與之以懷

况乎况字

褚本

惟人所託人字

褚本古云

者哉哉字

定武本皆通

殊未觀攬攬字

褚本每攬

按攬字褚本臣內左直作二折懷仁集臣右三筆作二折此或原蹟臣內中間若有分析之意故懷仁所集略與褚本可以相參其原蹟如何不可以臆知也至若穎上諸本又改右三筆爲二筆則益失之

昔者分形昔字

定武褚本皆通

心經前一個依般若若字

褚本

長契神情契字

褚本

文字

按懷仁所集文字前後數見皆末脚頓放處帶有迴收之勢且其體

甚輕若必非蘭亭末句文字矣惟總將三藏要文文字氣體開闊或以爲

卽褚本斯文文字但三藏要文文字氣體雖展拓而未腳厚重之中仍具

沈頓迴收之勢是仍非蘭亭結末文字也若果褚臨本末一文字改文爲

文則此字是全帖收結處其末腳必展放自如乃可收住通幅之勢斷未

有結尾一筆作迴勢者也卽此一筆知所謂蘇耆家本後來諸刻改文作

文者皆非褚臨原蹟明矣吾故謂神龍本尙在褚本中爲有緒者神龍本

此末一字仍作文也

僞褚本曰字是用懷仁集惡因業墮句因字無疑則末夕字亦用聖教而稍以意行之耳卽此因文二字知是後人取集聖教之意爲之也

莫知其際知字

褚本

利物爲心爲字

褚本爲妄作

開茲後學後字

定武褚本皆通後之見今

四時無形蜜多時時字

褚本

沙門懷仁幼懷貞敏懷字

褚本所與懷

或者哉者字

定武褚本皆通

斯福遐敷斯字

褚本

凡懷仁所集用定武者七字用褚本者三十七字二本可皆通者十四字其界在疑似者不具著

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書苑稱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宏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跡咸萃其中今觀碑末云咸亨三年十一月八日京城法侶建立此云京城法侶卽書苑所謂都城諸釋者也舊唐元奘傳顯慶元年高宗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元奘所定之經此碑末列潤色系銜無杜正倫蓋潤色之命始於顯慶元年而是碑建立在咸亨三年又在其後十有六年上距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製序則又後二十五年矣書苑所云集書勒石累年方就者蓋撮其前後計之所以後人題跋有云懷仁從文皇借得真

蹟者又或云從高宗內府借摹是其勒石固非一歲時所猝辦而懷仁從唐內府借右軍書蹟亦非一日所摹也歐陽詢卒於貞觀十五年褚遂良卒顯慶三年則其時歐褚所摹蘭亭帖或已弄藏於唐秘府不系臨摹姓氏直皆以爲右軍書蹟卽如宋大觀帖所收右軍諸蹟亦或出於唐人鈎摹雜廁其間而聖教苦惟垂無諸字已皆取用之則定武褚本之禊帖入於右軍蹟中固無足疑者也今得懷仁集碑舊本猶足以印證蘭亭諸字信爾日集摹之爲功匪細以視宋後一翻刻之本豈可同語乎

長睿又云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是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者絕少然學弗能至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長睿此條後

來孫退谷頗借以爲口實何義門嘗辨之亦語焉未詳也予今旣援是碑以證蘭亭爰爲附系懷仁集字之概略區三條於後一曰鑒真二曰存摹三曰存疑鑒真者真右軍手蹟得借此問津也唐世右軍書尙有存者著信可資後學者惟此而已存摹者亦出真蹟而懷仁集書時小參以己意焉固無傷也亦足導學者之取法爾存疑者則或所假內出之蹟別出鈎摹抑或上石時稍參以爾時書手之勢則東觀餘論所云院體者或指此乎略應分別觀之然而懷仁此碑字將二千亦非必字字皆能分指此三者耳舉一以反三豈求備之謂乎一曰鑒真此所謂神妙無上品如親見右軍書者

前後凡二條並列於此

一行 藏 序

二行 福 羲之

三行

四可資以楷法潛

顯

右頁之本所以異於五代王彥超重刻也唐

四行

潛迷崇

細顯

百

此百字可以遵

流

五行

騰

昔

蘭亭同此足分

分

第二個跡

當

常

第一世

海

遷

六行

色

之

被

拯

導

羣

能

所

以

空

隆

七行

奘

之

領

可資以參楷法

袖

悟

三

四

水

足

比

其

華

能

朗

塵

隻

對

之

八行

玆

後

心

失

一

藏

九行

七

賢

下中具之右直亦參楷勢

一

乘

篋

十行

要

凡

布

罪

上四右肩參考前濕

燄

朗

託

十一行

高

嶺

塵

能

由

米老品蘭亭云由字益彰其楷則

所

微

能

不

能

卉無知

十二行 無福

十三行 才標躬益空謝

十四行 春藏

十五行 顯其微躡遐極生茂尋義幽之

十六行 所所剪經拯羣有藏名道

十七行 空翔雲天合

十八行 被斂衽朝石室澤及匱水崛之翠

十九行 懇而

六行末俗而字即此而字也此行首而字在此集書內尙不止此然六而字不及此十九行首而字在倍見圓渾神彩

矣嘗謂馮承素奉敕搨所帖假若仁集字於王書之未功未匠勝者只可存數豈能別摹一字補之說懷仁集字於王書之未功未匠勝者只可存

於後人參悟則得所資借耳 豈之炬之澤於是百豈與湯

優 夙 令 華 世

二十行 室 迹 巖 拈 華 之 無 質 有 備 觀 十 九
廿一行 凡 六 百 十 七 部 勞 久 所

廿二行 序 照 騰 石 之 聲 風 潤 足 流 舉

廿三行 無 才 性 觀

廿五行 一 苦 色 空 色 異 空 空 即 是 是 不 滅 不 淨 色 色 無

廿六行 耳 亦 死 遠 離

廿七行 大 神 等 無

右略摘二百七字 就所見宋拓精本摘出然亦間有紙墨微掩之處或尙不盡此 此真所謂右軍劇蹟雖亦

不無懷仁摹寫時偶差於原蹟之什一處要之後來所摹刻蘭亭內無此形神俱肖者矣卽以作山陰原蹟觀之卽以作趙彞齋所藏落水本趙松雪所藏獨孤本妙蹟觀之豈爲過乎

懷仁集書暇日又精審得真者六十五字以此爲上窺山陰遺意豈求備哉
三行蓋字筆筆沈厚自然渾淪圓逸後二蓋字輕逸全失其筆意

四是行楷筆筆圓渾其六行四字末橫微傷隔遠

三行四行二潛字俱好自以前一个更好而前一字之中橫微

過於縮偏向裏後一字之下日又微覺過於偏外此則出于集書者之手
當細參之

四行迷字自較八行迷字更好者收束之末捺住處微有迴捲內向之意此

所以爲無往不收也其八行迷字未住處則竟直住耳

三行陰字在此一行中凡三見微覺中間苞乎下一字右半內三小橫之第三小橫過涉長出半忽許卽其左卩之上折亦微不及第二個處乎上一卩之左字也前後二陰字皆右軍極筆而第三尤勝

四行舉字上右末直之內仍有捲入靠裏一小筆惟宋拓精本尙可想見再以後第廿二行明舉舉字證之其後一字之下半過肥不及此得中也而上下右末直內一筆則可資互證耳

彌字此竟是艸書純以神行細勁如古篆

細之細字左半糸旁與彌左弓旁皆似省去一折而神理彌厚此之字相連亦見得勢

四行末流字後有數流字皆不及此

五行凡與彌同勢此皆行艸上追古篆此與十行凡六百凡字同妙

五行皎字左日內之趯起太過向上者正以爲右半圓垂而下之地也此後
廿一行皎字不及此

昔字蘭亭真本也微覺中間牽下一絲尙似嫌過粗乎然此正存其真意此
是定武非褚本

分形分跡二分字皆得勢下一字更妙

跡字左足未橫任處與右亦下內點皆以著重似極不相讓而反更圓緊冲
和誠斐几之真意

五行化字圓逸最爲得之勝於三行廿行兩化物之化遠矣至十六行妙化

化字能用方折極精彩而尙不及此五行化字也合此五行十六行兩化字參測之右軍當日原蹟左旁立人之直下微帶渴勢也

當常二字相連皆妙極上田末肩與下巾左起皆若急趨勢而逾圓密也

晦字左日中點略帶而下用橫收右則神鋒重按作起中橫圓百法具備斐

几神來

六行色字勝於後諸色字

六行羣字與十六行拯羣有之羣字並蘭亭真蹟也羊內第二橫後者微嫌

放出則似三橫相齊非其勢矣以此驗之似前勝於後邪然皆當借以仰

窺真蹟耳此乃是褚本而非定武

六行或習俗而而字卽後第十九行誠而而字惟以石墨漸淪不及十九而

六字遠矣十九行誠而而字精腴自爲第一

七行悟字龍跳虎臥之勢具矣

七行水月水字與八行入水水字十八行阿耨達水同皆傳勢而結法不同
六皆可以窺山陰行草法也均視十行愛水水字爲勝

七行正法之之字中有頓蓄末留渴勢在長體數之字之上最爲見真其後
第十五行履之之字末脚亦有渴勢卽此一字也而中間彎筆而及此得
勢矣

思欲欲字左右頓伏得勢

十行凡六百凡字與前第五行凡字同勢而多一筆更見變化罪字上右肩
見山陰開歐體之意

燄字處處凝秀筆筆章法此後廿一行長燄燄字不及此

昏字與後第十九行昏同而學半左直此爲勝下日之左小直後爲勝故兩
存之

十一行葉字上艸之右大撇所以曳垂而下者正爲中世之左直回帶捲下
橫而右裹也六朝以來至於初唐皆然此後第十八行貝葉葉字視此則
上艸下木皆微近於散矣

非字此非字視後第十五行非智非字第廿一行自非非字皆遠勝矣右三
折猶想見真意

十一行質字勝於後第二十行無質質字

十四行春字亦定武稷帖也其末捺是放非縮此春字在後第十七行春林

十春字之上

十五行括字不但前十三行拙字後廿三行撫字勢近散而俗不足信也卽
十行愛水水字亦作勢太散皆不敢信爲右軍只此括字看似近於疎開
而其實神力迴斡必山陰真迹如此

十五行尋字爲大觀真石本追尋字頗近之而不及此神氣完足

十六行所敷所字此與廿一行所謂所字並在通篇前後諸所字上

十六行之經經字在後第廿二行大經經字之上

十九行懇 而 昏 之 炬 與字中間長彎圓逸是其性情而以首尾

二筆爲其關鎖

夙字全神完足中間似偏右者乃正其章法也

齟齬二字皆結束得勢

二十行備 十九年十字

廿一行七部引三字皆得筆得勢此引字吾不欲傳合定武本及褚本也

廿一行久字雖非艸勢然卻可以正十七帖摹本之失

廿一行所謂所字

廿二行照字左日內趯起之筆與前皎勢同勢亦以右大撇之曳相應也後
第廿五行照見照字此右筆長曳之太過輕逸而下三橫點之收束不能
放長亦其迴斡之必然者

石之二字此石字與前石室字字本同特此石墨較清楚耳之字則通幅緊
鍊之勢骨肉筆墨相調無逾於此者矣

廿五行度一切苦苦字卽大觀刻建安帖無由言苦苦字此與大觀真本可
以互證大觀刻下左直雖自上一綫縈來而右直之起處帖上重頓又其
末收小橫畫之末脚微帶縮迴之勢皆懷仁集字所未及何也然此字實
山陰原蹟如此

廿六行耳字內帶改筆是原蹟如此亦可抵淳化大觀諸刻

舌字雖亦原蹟然吾所以取前括字者正恐此舌字從彼右半來決非括字
從此增才也

乃至無老死乃字是山陰法力

死字亦無老死盡句死字勝前

廿六行遠離二字遠字較勝前數遠字不惟與離字相連得勢也離右四橫

其末一橫另收亦是結法不苟

廿七行無等等况上一等字極轉折迴合之勢 日字深穩

二日存摹

藏字五見

一行題內藏字末點長下

九行藏本字末點長下同似以此前二藏字爲正

十行藏字末點輕微末鉤筆稍短

十四行藏字末點斜注向內末鉤筆亦稍短

三十行藏字末點不甚長末鉤筆亦不甚長內臣稍寬

序字四見

一行題內序字左長撇一筆圓直

十三行序字左長撇筆一上直下彎

廿二行序字左長撇一筆略同二行而未趨稍斂

廿三行字序亦略同而未趨益縱

福字五見

二行而字田內土下畫半欵向右

四行福字田內土正而微向右

十行福字田內土正而直畫仍欵向右

廿一行上福字田內土正而直畫尙似微欵向右其後一福字田內極正四

勻

顯字六見

三行前半顯字頁右直筆冲和是永興楷書右肩之勢

此行末顯字頁右直筆較似過圓揚下

十五行顯字右直與三行前一顯字相埒而下小撇脚方稜

十五行末顯字右直肩方亦是永興楷右肩勢而下小撇脚作方稜

十九行顯字右直亦相埒而下小撇脚與末點皆作方稜

廿一行顯字右直亦相近而稍輕約

潛字再見

三行潛字右上二天其左无之末趨起

今拓已泐不可辨

右天之末只作一筆而其

下半日字與中橫略有連帶意

四行潛字右上二无其左无之末不趨起右天之末作二筆而其下半日字
另起不與上橫相連帶卽此二潛字同在一簡之近又皆形神具肖而用
筆已如此

化字四見

三行化字末折筆方

五行化字末折筆圓以此爲正

十六行化字末折筆方

二十行化字末折筆方而更寬闊

端字三見

三行端字立旁中間連筆作直下一筆而首末微有輕重

六行端字立旁中間直下處作二層

十行端字立旁中間作直下一筆無輕重之別大約右軍原迹作直下與作

二層二義皆可相參而懷仁摹入時前後各取其一勢不自照顧耳

苞字再見

三行苞字工下一小橫極輕而未鉤另起

七行苞字工下一小橫甚長而未鉤貼緊

羣字再見

六行羣字羊上右小撇恰際上口末橫之右住處

十六行羣字羊上右小撇正頂上口中間其口末橫右尙留半分許

此二羣字皆末直作雙杖勢可謂肖形惟謹矣然而前羣末尾兩開後羣末

尾貼合近今右泐則雙杖勢皆不可見矣得不亟表出之
蘭亭羣脚一筆直下中具雙杖也懷仁所集則作二層落筆複下矣唐初
集字摹出者何以誤至於此其時距馮湯諸人尙未遠耳

凝字三見

七行末凝字末捺帶圓稍輕逸

十八行末凝字末捺直放清勁不圓似近歐陽率更勢

十九行凝字末捺圓渾近顏法

臻字四見

十行臻字右下禾直穿上

十六行臻字右下禾直微有上穿意耳而上橫勢特重

廿一行臻字右下禾直亦微似欲上穿而其意甚輕上橫與中橫卻有連帶勢是以上橫稍輕

廿三行臻字下禾之上二畫皆輕其禾中直上穿處又更輕竟似不穿出今按果此臻字出於右軍原蹟如此則是秦下禾頂一撇右軍已改寫作橫乎

蓋字三見

三行蓋字筆筆沈厚

十五行蓋字下皿右肩轉下一筆最輕

十七行蓋字筆筆輕逸

此三蓋字實出一字而行筆重輕濃淡迥若二手

其最顯易見者則莫若聲字再見

廿二行聲字字口下一小橫卽連下作轉非口字也

廿六行聲字字卽成口字下乃又起子視前一聲字內多一折今石泐後之拓本則廿六聲字此處不分明矣惟宋拓乃見其實多一折且後一聲字行筆承稍縱結構亦散同一懷仁集字未有若此之前後歧出者則全篇諸字非皆出依樣鈎填可知矣惟羣字尙必謹依末脚雙杪是其集書與習書不同原欲字字依樣得真也但爾曰何必不每於重見之字皆止用一字鈎填不加另紙重寫俾過朱鐫入之爲畢肖乎如揣其意欲避千字一同之板實以見其集字廣多故若蓋字三見重輕濃淡前後迴殊遙想貞觀間馮承素摹揚蘭亭恐未必如此然而又有說焉懷仁所集第八行

間字二十行迹字皆用蘭亭字也而間字右直迹字末捺皆具畫內雙杪之痕而所見定武褚本臨本皆不然也昔人有謂懷仁實依右軍原蹟非其自運若果其自運則在唐時何以懷仁書名不克與虞歐褚薛並稱乎然而馮湯趙葛諸人亦未嘗以書名與虞歐褚薛並稱也安必其無自運之字入其中耶且以昔人所評定武本歐臨爲最肖而褚臨不必皆肖然而懷仁集右軍書則取褚本多於定武是又何也愚所以先列其最合原蹟之二百餘字著於前以見千古學人仰窺山陰矩臬惟賴此帖之存而蘭亭諸本恐皆未必一一悉能還其原蹟是則學者當寶重懷仁此帖一髮千鈞之繫正不啻過於蘭亭矣愚豈敢創爲此異論蓋蘭亭極神妙無上之品皆是家隋珠而人和璧也未若懷仁此帖之實有徵信耳

其水旁流字除上點另起下二點作連筆者此不計外其有行筆近艸勢從
上一點直瀉作一長垂者如茲經流施道名流慶諸流字其左水旁自頂
直瀉而下細瀑直垂一線之時則於中間另加重頓一點以見其是水旁
此亦足以證艸訣所謂空挑卻是言者其來有自所以必須中間安插此
一點以見結法也又有直線下垂雖不甚長而中點實亦插入頓放者除
法流句避下流字外其餘若法門正法法網法雨法師之類皆左水勢略
短而中點插入悉同且匪直此水旁爲然也至若德字是雙人旁而亦有
行筆如此者如民仰德而知遵德字亦是左邊垂一線之中間插入頓放
一點而如德被黔黎句乃於左筆自上直垂下一線之中間另加橫插一
小撇以見其是雙人旁字等皆必宋拓最精之本乃能髣髴見之卽宋拓

稍後之本已不可概見矣再合以治字上點深字中點及傳字右上內小橫男字上田內直之不可見因此推之則崇字山下僅辨右邊一橫點而其左之二小點雖宋拓亦不見者此實是石皮剝淺莫辨之所致而其緒臨它本何以致皆左二小點亦不見者則其故莫有一一勞悉之矣嗟夫右軍書法一小技耳何況經傳沿習傳訛之處有莫可追析者使人仰嘆何從究之○水旁長垂之線中插一點此或原蹟有之若雙人旁長垂一點中加插一小撇則未知果出右軍否所以此條置諸存摹之內又若八行砂字石旁九行奇字下口此二口左肩變方折爲圓轉此或右軍原蹟如此未可知也至若曠字日旁右肩既是方折而廣下田肩忽變圓轉似不相貫矣右軍父名曠此字必非右軍書也

古稱蘭亭之字變勢最多然未若懷仁所集之字變勢尤多也約區論之略
有四種早悟三空之心之字楷勢也法門之領袖之字行書長體也此二
種皆本蘭亭矣金石之聲之字則三重緊鍊最爲遒勁四忍之行之字則
末筆加重矣詳究四勢中惟末筆加重者此必其原蹟章法所到欲以此
字末筆收束上勢則此末筆非專收本體也懷仁乃概從一視乎後來善
效聖教之字能極其變者惟范處士阿育王寺常住田碑也

慈字中左乚下筆斜注之末勢與心起點上尖相混濟爲齊左一筆斜注之
末勢勢與水旁長挑上尖相混此則勒石時或未及通徹整理而歲久磨
泐後更無從於拓本整其不齊者矣

雲字前後數見皆大局相似惟十一行雲字上而右肩較太近裏一分况有

下露字右肩相形更覺近裏矣此亦集書上石時未及通徹整理所致十
七行慧字雖一氣絲聯而下尙間略用凝頓之意十九行慧字則絲牽直
下更無頓蓄矣卽此二慧字形質同而前後迴殊則豈必如七行十三行
兩慮字之絲折始疑其非出右軍哉若懷仁集字皆似吾前所舉二百許
十字則直是裴几猶存更何宋代閣帖之足言耶所以善學者于此碑正不
通論當一概遂謂行世之蘭亭必皆出此碑之上耳

三日存疑

三行 哲 而 而 菴 平 陰 陽 陰 陽 處 乎 天 地 句 失 此

六行 難 難 眞 教 難 仰

七行 神 神 測 未 形 句 慮

九行

仰

瞻奇仰門

門

妙門

十一行

桂

桂質木

木

十三行

璋

來

慮

稱

十六行

應

赴感

鍾

梵

交

十七行

寶

野

十八行

拱

梵

穉

甸

田太罕
必有失

十九行

降

劣

夷

簡

二十行

中

中華

河

雪

下牛與上牛
勢不相應

更

釋

末直過
外必有失
迤向

廿一行

於

我

皇

固

廿二行

輒

添

廿三行

拙

師

此師字直不成字似是原集文內
空此一格其後諸釋子補爲之

右略舉三十九字薄弱板俗者其實尙不止此此無怪昔人有院體之目也
仰後半二十二年八月三日以後尙有字無他失而結體視前過於鬆闊
所以聲字與前頓異色字與色相混或恐此後數行別一手所集歟不應
懷仁於末後精力疎懈如此所以與其全帖啓後人院體之譏不若前所
擇出二百許字尙得想見山陰用筆之秘豈鄙見過爲別擇乎

蘇米齋蘭亭考第七卷終

魏末齊編年表卷之六

十一行 魏末齊編年表

十二行 魏末齊編年表

十三行 魏末齊編年表

十四行 魏末齊編年表

十五行 魏末齊編年表

十六行 魏末齊編年表

十七行 魏末齊編年表

十八行 魏末齊編年表

廿三行 魏末齊編年表

(B)
908.1
4435
1936
v.4
no.5
~⁴ 2
0376640

(B)
908.1
4435
1936
v.4
no.5
pt.2